

张克鹏

著

# 欲望狂热

百花文艺出版社  
JIU WANG KUANG RE

张克鹏著

欲  
望  
狂  
热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欲望狂热

---

作 者 · 张克鹏

---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经 销 · 新华书店

---

印 刷 ·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插页 5 印张 12 $\frac{3}{4}$  字数 306000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

ISBN 7-5306-2734-1/I · 2447 定价：25.90 元



作者像

张克鹏 1963 年生于河南辉县。函大毕业。现为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会员。从事文学创作多年。迄今发表作品近百万字。短篇小说《奶奶的红灯》，获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日报等八家联合举办的“二七杯”有奖征文三等奖。中篇小说《太阳落在山那边》、《绿树黄土》，分别载于《莽原》、《小说家》。传记文学《痴读太行车天功》，载于《名人传记》。多篇报告文学获省级大奖。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穷乡有龙孙》待拍。

## 序

包明德

通过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徐忠志同志的介绍,我认识了长篇小说《欲望狂热》的作者张克鹏,也了解他成长和创作的情况。他出生在河南省辉县市的一个乡村。他生命的根就扎在这个乡村,他的生命是从这里延伸开来的,生活与奋斗的运行轨迹,都可以说是以这个乡村为圆心的。他从童年到青年,都是在贫寒清苦中渡过的。他是奋斗着过来的,这中间有过种种选择,做过种种努力,经历了种种波折,感受了种种真假、美丑和善恶。

张克鹏选择了文学。从八十年代末就开始创作发表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并多次获奖。现在,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欲望狂热》。这部作品,以作者特有的经历、思索和情感,从时代、社会与自然的时空氛围中,讲述了发生在周公庙村的故事,表现了当今较为贫困的山村,在改革大潮和城市文明的冲荡中,各样人物的举动、作为、追求、际遇和灵魂,描画出新时期农村五光十色的生活图景。

魏少山是作品中形象鲜明的人物。他因父母离异,十岁沦为孤儿。由于自幼得到社会和他人的救助,加之天性纯良,所以在求生存、求发展的路上,他没有受到什么扭曲,是个正常的人,是个命苦骨头硬,心善意志坚的人。他从不轻视有价值的帮助,珍

惜人间真情，对他人宽厚善待。他百折不挠，在艰难挫折面前不退缩，不怨尤，不消极，屡闯难关和低谷。在顺境中，他厌恶“把良心踩在脚底板下做人”，致富后不骄不纵，不忘济人。在魏少山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生活理想和做人原则。作品中另一位闪烁亮色的人物是周晔。她生长在贫困的周公庙村，却渴求知识，向往新的绿野，通过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她受到城市文明与科学文化的熏陶和武装，但她并不厌弃基层和农村。她感受过祖父周百盛、父亲周光平的不良影响，但她能出污泥而不染，顽强地成长起来。她拒绝世俗的诱惑，凭着自己的感觉和判断，纯情地爱着魏少山，但却不感情用事，处理了各种繁琐矛盾，理智地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在改革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农村和村民，挑战与机遇并存，希望与恶浊交杂，致富的欲望与精神的荒迷同在。长篇小说《欲望狂热》较为真切地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现实，作品所塑造的魏少山，周晔等人物，正是为精神的沙漠拓展出一片绿洲和栖息地。

对魏少山、周晔等人物的塑造是在与周光平、周百盛等另一类人物的矛盾纠葛中进行的，是在他们形象的对比中表现的。魏少山成为村上的首富以后，想尽办法为周光平创造机会和提供条件，以使他能致富。而且，还资助周光平的女儿去上大学。就是在周光平处于危难之时，魏少山也能慷慨救助。而周光平的内心却是另一样世界，他狭隘、嫉妒、阴狠、奸诈，总是用偏执与恶意去理解和对待他人的善意善举。他一旦得势，便忘乎所以，私欲和恶念都膨胀起来，演出一幕幕的恶行丑剧。周光平之所以如此，除了现实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影响以外，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影响来自他的父亲周百盛。在旧社会，青年时代的周百盛当过大地主杨善普的贴身仆人，耳濡目染了杨善普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灵魂受到很深毒害。权贵、财富和色欲成了他人生的最高价值和

终极目标，并且为此不讲道义、不择手段。他正是以这样的人生观，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误导着下一代。

《欲望狂热》的深刻意义在于，抓经济，搞竞争的同时，要抑制腐朽沉渣的泛起，发财致富以后，应该怎样对待他人，怎样对待国家和集体，怎样安排自己的新生活，怎样塑造自己的形象，怎样确立新的目标，等等。

总之，作品《欲望狂热》的思想立意是积极明确的，对读者是有启发和教益的。

由于这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看出作品结构上还不是很老道，但故事性较强，叙事脉络清晰，人物的命运合乎逻辑，特别是对人物的形象描写和心理刻画细致而熨贴。最能显示作品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是作品的语言。这些语言活脱、生动、朴实、新颖，不仅体现着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而且体现着一定的文化内涵。如：“轻轻松松地一箭，就要把天上的故事射下来”，“想到了他不能死，所以，才顺水流了下来”，“我绝对不会像他那样，你踢我一脚，我还你一拳”，等。

张克鹏同志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实在难能可贵，真是可喜可贺。足未满足，步不停步。祝愿作者以自己丰厚的生活和深沉的探索为基础，以这部作品为新的起点，再创作出思想性和艺术性更强的作品来。

（序言作者包明德，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

## 山高亦有客行路(代序)

刘学林

张克鹏写了一部长篇，将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想让我写序。这种活本不想做，一是觉得自己还没混到给人写序的份儿上，再是自己也不善于摆弄序之类的文字。张克鹏谈起他当初贫困的家境，苦难的童年，坎坷的经历，我颇多感动，便答应下来。

张克鹏出生在太行山下一个穷困的乡村，家境之贫寒，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写照他的少儿时代也不为过；没有住的地方，牛屋的梁上棚几根棍子摊一层秫秸便是他的床。到了上学的年龄却连五毛钱的报名费也交不起，看到同岁的小伙伴到学校报名，心里涩涩的，目光馋馋的，便蹭蹭磨磨到报名处去玩。老师问他想不想上学，他说想，问他能不能数十个数，他说我能数一百个数。好心的老师便免了他的学费，收他入学。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台阶。难为张克鹏小小年龄就有这样的心计，逼的呀。

五年制小学毕业，初一没有读完，张克鹏就因为复杂的原因被迫辍学。少年时代的张克鹏已经饱尝了人生的艰难。他渴望学习，后来又在农林班就读八个月。总共六年零四个月所学到的

文化知识成了他人生的财富，也是他大胆走上文学之路的微薄的资本。

可以想象，对于不足初中水平且又家境贫寒的张克鹏来说，要想取得文学创作的成功，简直就像攀登一座不可攀登的高山，需要耗费多少心血，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可想而知。寒冷的冬夜，一灯如豆，昏昏黄黄和笆斗大一圈光晕，张克鹏穿着破棉袄，伏在一块如冰的青石板上，读书，翻字典，写作……这是我脑海中的映像。哪里是在写作？简直是在制造废品。废品，废品，废品，废品等身，甚至等身之二倍。然而，山高亦有客行路，水险不绝渡船人。终于，他写的一篇稿被县广播站着中，编辑让他去一趟。可是他竟然没有一件衣服可穿。他的母亲便把家里不能再穿的一件上衣撕了，一针一线地连夜缝补，一直到雄鸡报晓的时候，才补成了一件百衲衣。他就是穿着这件百衲衣第一次进县城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嵖岈山上的一棵野狼榆。关于这棵老榆，我曾经写成一篇散文发表过。在一块宝剑般直插云天的巨石的腰部，横生着一棵六百年树龄的野狼榆。老榆树的根部像吸盘一样紧紧地吸在岩壁上，树不大却遒劲，时值深秋却依然苍如绿云。老树是怎样活下来的呢？它的根能扎进岩石吗？岩石中有供它吸食的水分和养分吗？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成活着，而且一活就是六百年，活出了自己的一片风景，活成了一个奇观。

还是用一句老话吧，叫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张克鹏已经走出来了，从一个文化贫瘠的乡村走出来了，就像他入小学时“一二三四”地给老师数数，张克鹏正在一步一步地攀登文学殿堂的台阶。先是县广播站，再是地市报刊，然后是《莽原》、《小说家》等文学杂志。迄今张克鹏已发表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等作品百余万字，并且多次获奖。

苦难的童年，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不但不是坏事，而且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欲望狂热》是张克鹏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以农村的改革为背景，着力于人物的命运和心理历程的刻画与描写，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周百盛、周光平、魏少山、周畔等人物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作者长期生活在基层的缘故吧，作品中生活气息浓郁，行文中不时有鲜活的语言跳跃。不再多说了，作品的成敗得失还是留给读者评价，同时也像写小说一样，在这里我也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

权作为序。

1998年2月22日于郑州

## 目 录

序 .....	包明德(1)
山高亦有客行路(代序) .....	刘学林(4)
引 子 .....	(1)
第 一 章 .....	(4)
第 二 章 .....	(17)
第 三 章 .....	(31)
第 四 章 .....	(42)
第 五 章 .....	(57)
第 六 章 .....	(70)
第 七 章 .....	(84)
第 八 章 .....	(96)
第 九 章 .....	(111)
第 十 章 .....	(124)
第 十 一 章 .....	(137)
第 十 二 章 .....	(152)
第 十 三 章 .....	(164)
第 十 四 章 .....	(178)
第 十 五 章 .....	(191)

第十六章	(204)
第十七章	(216)
第十八章	(230)
第十九章	(242)
第二十章	(255)
第二十一章	(267)
第二十二章	(281)
第二十三章	(288)
第二十四章	(302)
第二十五章	(316)
第二十六章	(330)
第二十七章	(343)
第二十八章	(352)
第二十九章	(365)
第三十章	(378)
后记	(392)

## 引子

解放前，杨善普在周公庙一带，算得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地主。地逾八顷，块块土地肥沃如酥。仿佛种子掉上去，就会长出嫩绿的青芽。蓝砖青瓦高门楼的大院内，妻妾四房，家丁十八个，长工二十人，月工、短工不计其数。彩轿两篷，大车四辆。青鬃红白马十二匹，家私已达万贯。

杨善普出门，总是以轿代步，前有四丁开道，尾有四丁断后，神采飞扬，好不威风。四邻百姓，一瞧见那红色的轿顶和黑色的轿帘，难免心惊肉跳。

相传，杨善普发迹的根源在他的祖坟上。他的原籍在山西省洪洞县某村的一棵大槐树下。迁往河南时，家里还是穷的叮当响的赤贫。他的始祖名字叫杨高太。明末万历年间，在一个秋风飘荡的日子里，靠一根弯弯的柳木扁担，挑着全部家当和一家人的命运，带着屋里那位衣襟褴褛的大脚女人，踏着山间小道上的黄叶败草，依靠抢刀磨剪，一路磕磕碰碰地来到周公庙。当时，村中一位名叫张顺昌的大户，正想雇一长工，经人介绍，杨高太便栖身于张家。

初夏的一天，雨后的日头特毒，火辣辣的太阳光，烤得大地冒着湿漉漉的蒸气。这个外地来的名叫杨高太的穷汉子，正在葱葱茏茏的田里侍弄庄稼。淋淋的汗珠子，从后脑勺上淌下，顺着

脊梁沟直往裤腰带里流，尽管热得他眼花缭乱，可为了感东家赐饭之恩，他总是不肯到树阴下消暑纳凉。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眼前一黑，一股大风吹过，他便失去知觉地栽倒在了庄稼地里，四肢绵软，嘴啃黄泥，可当他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躺在地头的树阴下，一位身穿蓝色大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人，含笑站在他的身旁。他使劲地看了这位中年男人一眼，仿佛回想起原来是怎么一回事。“多谢大哥的救命之恩！”他感激万分地对站在身旁的中年男人说道。那位中年男人厚实地笑笑说：“谢什么！做人哪能见死不救？”过了一会儿，中年男人欲走，他再次深情致谢。那位中年男人钻出如盖样的树阴，远眺四周，禁不住大声说道：“好生地呀！头枕虎头岗，脚蹬玉树湾；左拉金银台，右拽马头山。这一川平地和四周连起来，正好是一个莲花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从那一天起，这位名叫杨高太的穷汉子，心中便揣起了自己的小九九，一心想把这片薄地买到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竭尽全力地殷勤东家。农忙的时候帮东家干活，农闲的时候还帮东家干活。给粮不要，给钱不收。只说是能活一家性命，就恩德难报了。这位东家也不是那薄情寡义之人，三年过去，总觉得一直这样，于心不忍。于是，主动提出给杨善普的祖上杨高太三分好地，让他自耕自种，除此之外，再为自己耕锄糠耙。杨善普的祖上杨高太见时机已到，便转口说：“东家老爷，俺为您做那活，咋也不值三分好地。打死俺，俺也不敢要。您要真想周济俺，就割莲花湾三分薄地给俺算了。风调雨顺的年景，俺能有个三五斗的收成，就算不错了。”尽管张顺昌给杨高太好地是真心诚意，但杨高太想要三分薄地也是死心踏地。因此，结局也只好如此了。

寒来暑往，似水流年。转眼间，杨高太已至暮色沉沉之年，又是一个寒冬季节的到来，一场大雪铺天盖地。杨高太因年迈抵不

住大自然风寒的侵袭。染病卧床，又因无钱就医，调养不愈，数月之后，病入膏肓，冥冥之中，留下最后一句话：“我死后，不要再往老家折腾了，那里的黄土都埋人，就把我埋到莲花湾那三分薄地上算了！”就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随着他的生命终极，载着一个不散的幽灵，开始在阴曹地府，进行着使命般的追寻。

三十三年过后，这位名字叫杨高太的后代里，果然冒出一位武举，武举名字叫杨学。斯人武功盖豫北三府十八县。不恃权贵，不追仕风。专爱打抱社会不平。在那样的年代里。有这种性格的人，本该是逆多顺少，不料有一天，他突然被一位来自京城的巡抚大人看中，顷刻间，他时来运转，家门也随之日昌年盛。到了清末，已成了黄河北岸某府屈指可数的大户。

直到五十年前，随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的到来，昌盛百年的杨家，伴着主子蒋家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彻底垮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共产党的农会干部，率领十里八乡的穷汉子，喉声如雷地冲进杨家那蓝砖青瓦高门楼大院，将一顶三尺半长的高帽子扣到了杨善普的头上。一位骨瘦如柴的年轻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嘈杂声，从甜梦中惊醒，只见他揉一下惺忪的眼睛，顺着门缝朝外看了一会儿，便慌慌张张地夹起他那条薄薄的棉被和那本纸质发黄的书，一步一步地走出杨家大院。

这位年轻人的名字叫周百盛，是杨善普家一位年龄最小但工龄最长的长工。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杨家大院。不自觉地回首凝眸，眼睛里自然流露出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像是感叹一场苦难终于结束，又像是遗憾一个好梦没有做完。此时此刻，这位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并不知道他的故事和他今后的人生岁月，将要走进我的这本书里。

## 第一章

周百盛是个苦命的孩子，苦的就像是黄楝树下再挂个苦胆。他六岁丧父十岁丧母。接连的灾难，使他在这个充满饥饿的世界上，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他的那些至亲至近的人，因恐于饥饿带来的死亡，或离他而去，或站在他的面前用冷冰冰的眼球砸他。他得不到一点良心的温情和友善的温暖。没办法，他不得不借用饥饿给他带来的智慧，不顾死活地扑向了杨善普那个犹如魔窟一样的大门。扑向那一点点稀粥，扑向那亮着一丝生命之光的地方。于是，他成了杨善普家里的一名唯一的童工、长工。在杨善普那张伪善的面孔下，他那嫩嫩的肌肤和他那稚嫩的心，开始熬煎着他那苦水里泡着的苦日子。苦日子的苦，苦到了他的心肺里，也苦到了他的骨髓里。与此同时，生活的另一面向他展示的却是：杨善普家里的那种挥金如土，神仙般的日子。那些美好的时光，那片美好的地方。天天都像隔着一层明亮的玻璃样绕着他旋转。那种酒肉的浓香味，天天都把他诱惑的如痴如醉。

周百盛对杨善普祖上的发家史清楚到了能够倒背如流的程度。杨家那极平常极简单的发家史，不断地刺激着他那颗激烈跳动的心。也不断地引发着他的欲望。他信心百倍地相信：人，一旦到了发家的时候，穷光蛋照样能像变戏法似地发起来。因此，他的欲望就像一条小溪样在他的心中不停地流动。

阳春三月的日头还不太毒。

这天上午，天上的乌云被风吹得一片紊乱，有些像弹起的棉絮，有些像撕烂的破布。周百盛的心里，比天上的云还乱。乱的原因，是他在几天之内竟然干了三件让他提心吊胆的事。第一件，偷听了老爷杨善普的夜房。这实在是狗胆包天的人才敢干的事。正听得入神入意醉山梦水的时候，一点意外，使他失手把窗台上的一个玻璃瓶碰到了地上。玻璃瓶粉碎时发出的那种刺耳的声音，惊动了屋里老爷正在干的好事。吓的他还没有离开窗台，就把热辣辣的尿水撒到了裤裆里。第二件事是偷喝了老爷用来养身的入参汤。同样也险些闹出故事来。第三件事是偷食了老爷的早膳。这三件事的严重性都明显地摆着，不论哪一件若让杨善普知道，都是轻则一年活白干，把他赶出杨家；重则，杨善普会让他那鹰犬一样的家丁像捏死锅边一只苍蝇样捏死他。这些事，都有可怕的前例。然而，尽管有前例，他却还是晕了头样在鲜活活的前例上犯傻。

杨善普也是个小事情明大事糊涂的人。像周百盛这样包藏坏心的人，他不但没有看见，没有警觉，相反还加劲地重用信任。在杨善普的眼睛里，周百盛这个年轻人，老实的像是嘴上封蜡，耳道堵泥，心实如铁。心里对他的忠诚像是他脚后跟的肉。因此，一些不需要别人知道的事，杨善普就托周百盛来做。

杨善普已是年过六旬之人。他虽有一妻二妾，可就是膝下的人丁不旺。按照他的心思，最败兴一辈子要有五男二女。可他偏偏娶来的都是有其貌而无其能的“鸡”。大婆过门后，鲜鲜嫩嫩，如花似玉，可怀了一次，却是孩子落地就断气。以后，夜里又一次累得他大汗淋漓，可女人那肚，就像漏气的皮球，怎样也胀不起来。急得他心里起火冒烟没办法。只好征得女人的同意，又娶了第二房，二房娶来，兆头是好。三个半月，肚皮子就微微隆